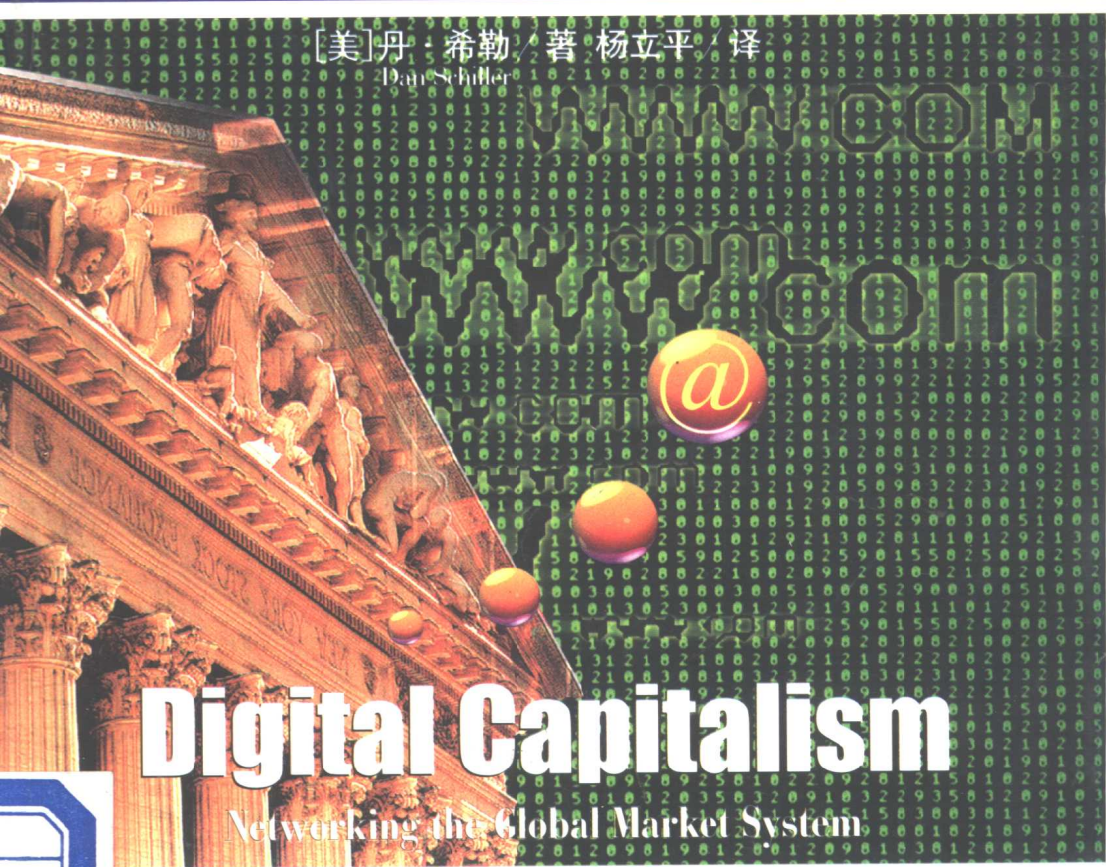


21世纪资本丛书
CENTURY CAPITAL

数字资本主义

[美] 丹·希勒 著 杨立平 译

Dan Schiller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江西人民出版社

数字资本主义

[美]丹·希勒 / 著 杨立平 / 译
Dan Schiller



Digital Capitalism

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



CICIR 2779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数字资本主义/(美)希勒著;杨立平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1

ISBN 7-210-02344-5

I. 数... II. ①希... ②杨... III. 网络经济-研究

IV. F06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586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赣字:14-2000-162 号

数字资本主义

(美)丹·希勒著

杨立平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168 千字

ISBN 7-210-02344-5/F·343 定价:22.8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邮政编码:330002 传真:8511749 电话:8511534(发行部)

E-mail: jxpph@163.net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卷首语

世界变化速度之快既让人们感到激奋,也让人们感到惊讶。正视和研究日新月异的世界变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急迫的任务。

冷战之后,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并着手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开始认同市场经济,虽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的层面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市场经济的许多运行规律和国际惯例还是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遵守。与此同时,近十几年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取得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拓展,发展速度日新月异,尤其是近几年信息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因特网把全球紧紧联在一起。麦克卢汉把这个世界称做地球村,西班牙著名媒体研究大师、未来学家曼纽·卡斯特把当今这个时代命名为信息时代,西方许多大师把这个时代称之为全球化时代。他们认为全球化时代的最大的特性就是信息传媒和因特网实现全球的共时性和共享性。

在这样全新的全球化时代,新产业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新的国际大分工已经初露端倪,卡斯特概括为这样一种模式:美国搞创新,日本搞制造,东南亚搞生产,华尔

街和纽约道·琼斯股票市场不断变换的指数成了世界经济风云变幻的晴雨表。世界著名政治经济学家苏珊·斯特兰奇把当代资本主义义称做一个规模宏大的“赌场”，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这座“赌场”里不情愿的赌客。斯特兰认为科学技术的创新，尤其是因特网、计算机芯片金融投机和金融风暴转瞬间成为可能。乔治·索罗斯从东南亚转移几十亿美元只用了短短几秒钟的时间。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一柄福与祸、利与弊的双刃剑。

本丛书将关注新的国际大分工是如何形成的？全球资本市场是如何运行的？资本运行的形式和内容在全球化时代产生了哪些质的变化和新的量变？资本运行的新形式对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哪些深远的影响？资本运营形式在 21 世纪还会发生哪些新的变化？

资本运行形式发生急剧的变化，生产者的知识和智慧在资本的运营比例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知识资本、智力资本也应运而生。资本不光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有金融资本、债券资本，更令人瞩目的是随着因特网技术普及，产生了美国著名学者丹·希勒命名的：数字资本。资本运行还跨越经济领域，法国著名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把资本引入社会研究领域，把社会的网络、信任和社会交往称做：社会资本。在布迪厄的学术设计中，社会资本是衡量社会文明与民主的试金石。

虽然资本的运行形式在我们这个时代发生那么多的变化，但是资本的本质在我们看来还是没有变，资本主义

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对一些具体制度也作了不少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包括借鉴社会主义的一些做法,使其经济、科技继续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使劳资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生活方式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对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等等,进行深入的研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所说:虽然我们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律,但是我们不能人为取消这些规律,我们可以认识和利用这些规律,以减轻分娩的痛苦。这也正是我们着手编辑本丛书的根本出发点。

总 序

列宁讲道：“睁开眼睛来看资产阶级科学，注意它，利用它，批判地对待它，不放弃自己完整的和确定的世界观。”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

他们的以上教言正是引领我们应如何走好社会主义道路的指路明灯。

由薛晓源等主持策划编译出版的《21 世纪资本丛书》，将国外新近论述资本问题的重要著作介绍给国内学术界，这是很有必要的。

英国经济学家布利斯(C.J.Bliss)早在 1975 年就说明：“经济学如能在资本的理论方面取得一致意见，那末，

其他所有问题就将迎刃而解了。”^① 争论主要在于对“资本”概念有不同的解译和应用,以及资本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问题存在不同的看法。

什么是“资本”?“资本”的英文名为 Capital,这个词原来是由中古时代拉丁字 Capitale 演变而成的。其原义是指收取利息的债款。故中古时代所谓资本完全是指用于借贷的货币资本。18 世纪中叶以前,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很少涉及生产及其与资本的关系。直到 1770 年,重农学派的著名代表杜尔哥(A.R.J.Turgot)才离开货币去说明资本。他认为,由于生产是周转不停的,人们需要货币资本,因而也需要原始生产要素资本品。可见,杜尔哥是资本作为生产要素这一专门理论的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 Smith)将物品分为两种;一是直接供人享用,不提供收入;二是提供收入。这种提供收入的物品就是资本。他论述了资本在生产中作为辅助劳动的功能:固定资本(机器、建筑物、土地改良以及“既有的和有益的技能”)通过提高劳动的效率可以“促进”劳动;流动资本(货币、原材料、在制品和制成品)通过提供(物资)预付资金可以“缩短”劳动时间。他特别强调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因素。

自亚当·斯密首次创立比较完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① 转引自《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1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年,第 356 页。

的理论体系以后两百多年来,经济学各个重要流派对资本理论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能不能说,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方法要比资本密集程度低的生产力有更多的生产效益。”^① 而且,应该指出,资本之所以能为所有者挣得收入,既取决于所有权的社会结构和生产组织的结构,也取决于资本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这样,就意味着前者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和后者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两者相结合地加以看待分析的。

关于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问题的早先长期争论,在这里无需赘述。我们只就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以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为首的新剑桥学派与以萨缪尔森(P. A. Samuelson)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对资本理论问题的重大争论,即所谓“两个剑桥之争”,简要地作一回顾。琼·罗宾逊早在 1954 年发表的《生产函数与资本理论》论文中就对新古典派以及新古典综合派的总量生产函数提出了批评。后来她又进一步结合斯拉法(P. Sraffa)的《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第十二章“生产方法的转变”的有关论证,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展开了同新古典综合派的激烈争论。这场争论的结局是对新古典派的如下两个观点的否决:

(1)新古典派认为,较高的资本与劳动比率是与较低

① 参看:《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 1 卷,第 356~361 页。

的利润(利息)率相联系的;或换个说法,较高的工资率是与更多资本密集的技术相联系的。通过这场争论,萨缪尔森已不得不最后承认,技术的“再转辙”(即是当利润率低落时所放弃的生产技术,在利润率上升到较高水平时,仍可能被采用,而临时则采用另一可选择的更有利的技术)是完全可能的,在利息率与技术的资本密集之间没有单调的关系。所以,情况并非是:更多资本密集的技术一般都是与较低利息率相联系的。

(2)新古典派坚信:利息率等于资本的边际产量,这可以由总生产函数直接导出(即该函数在资本方面的一阶导数)。但争论已证明,既然资本的价值是以假定对利息率的了解为前提,所以,由生产函数中的资本的边际产量来决定利息率就难成立(这等于说“利息决定利息”,陷入“循环推理”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必须放弃总量生产函数作为这样一个命题(利息率决定于资本边际产量)可能提出的根据,而新古典派经济学家们必须从为边际生产力辩护的全部均衡分析中退却。

总之,经过资本理论问题的这场争论,萨缪尔森已承认对方的批评的正确性。现在看来,对资本独立于收入分配之外而作为可限定的单一数量概念的批评,以及对资本变动与利润率呈同方面(每一雇佣人员配备有较多资本与较高利润率会联系在一起)的肯定,乃至对庞巴维克的“平均生产时期”的批评,在西方经济学界已得到较普遍认可。

当然,由于有关资本理论的争论涉及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与分配的核心问题,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作用迄今还未在西方经济学界得到完全的、满意的解释。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增长必须取决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这种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由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健康状况等构成的“人力资本”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而形成了20世纪后期关于人力资本问题(智力资本或知识资本)研究热潮,强调正规教育和职业培训的重要作用。

1999年,美国学者萨尔坦·科马里(Sultan Rermally)撰著出版了《信息时代的经济学》一书。书中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正进入信息时代,现在已经开始抛弃传统上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劳动和资本,而代之以组织能力、客户和知识(有才智的劳动力)作为真正起作用的生产要素,它们才和国民财富的创造联结在一起。“这些因素是动态发展的,它们使比较成本的概念在新经济中变得不合时宜。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都一样,重要的是如何获得和保持竞争优势”。^①

在西方经济学者的论辩中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不管它的界定、解释及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作用如何发生这样那样变化,但是资本的本质却没有变。正

^① 参见:萨尔坦·科马里著:《信息时代的经济学》,(中文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六七部分。

如马克思正确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① 据此，马克思揭示了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反映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可见，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资本必然具有历史局限性，因为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将会日益尖锐化，资本主义终将逃脱不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一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当今，我们正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21 世纪资本丛书》中各部新论著，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以期在新世纪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新的巨大成绩。

胡代光

2000 年 12 月 10 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920 页。

致 谢

我要指出的是,本书是合作的结晶。这既有正式合作,也有非正式合作。本书的一些主题是布莱恩·坎贝尔盛情邀我到温哥华参加因特网政治经济学研讨会期间突发灵感的结果。出席会议期间,我有幸与两位观点犀利的高科技分析家——罗德·希伯特和西德·施耐德——交流了一些看法。本书另一部分初稿是很久之前在费城完成的,帕梅拉·泰特的真知灼见让我受益匪浅。麦克尔·卡茨认真阅读了初稿,并提了许多中肯意见。最近,哈佛·穆德学院的戴维·诺布尔主持了一次充满智慧的讨论会,对本书探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讨。

其他一些主题源自我为《外交世界》撰写的文章。我

要感谢下述人士对我的鼓励,他们主办的学报给予我不少启发,他们是伊格纳休·拉莫奈、阿兰·格莱士以及菲利普·利维埃尔。卡洛斯·布兰克·阿基纳加和何塞·蒙隆向我发出了一份重要邀请,使我得以参加在马德里康普卢腾塞大学召开的一次收获颇丰的会议。也要感谢计算机协会允许我采用我在《网络工人》杂志(1997年第1期,39~44页)上发表的《网络变革》一文中的材料。

朋友、同事及学生们的帮助对我来说也一样重要。我要感谢我的同事麦克·科尔、苏珊·戴维斯、迪迪·哈莱克,尤其是艾伦·赛特及赵月枝,还有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麦克·伯恩斯坦、乔治·马里斯卡尔、佩奇·杜波伊斯、汤姆·奥尼尔及唐·韦恩,我的学生玛丽波尔·卡斯坦奈达·帕莱德斯、麦甘·马基尔以及劳拉·托布博士。也要感谢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5位杰出的书目提要编纂者及图书管理员,他们是帕特里夏·克鲁斯、拉里·克鲁斯、萨姆·登莱普、詹姆斯·雅克布斯以及埃利奥特。我的同事菲尔·阿格莱(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职)允许我在他的Red Rock Eater新闻网站上发帖子,就一些表述与网友展开讨论。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理查德·杜波夫、爱德华·赫尔曼以及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一直是我的坚定支持者。我真心希望本书没有辜负他们的厚望。赫伯特·希勒和安妮塔·希勒在周末家庭讨论中对我帮助也不少。虽然与我在书中探讨的主题距离较远,扎克·希勒却在引导我的思路方面扮演着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致 谢

路西·希勒和伊坦·希勒为本书的写作也做了不少工作,我不再在此赘述。同时苏珊·戴维斯给了我许多支持和鼓励,并提了一些中肯建议。你们是我的依靠,是我的生命。

怀俄明州莱拉米镇
1998 年 12 月 7 日

译者的话

近十年来,以因特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印象中,各国媒体在宣传中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互联网光明与积极的一面。人们不仅对网络的未来非常乐观,而且充满了各种幻想。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及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就是这些人的主要代表。他们认为:网络将为人类组建一个无比丰富的信息宝库,让世界沐浴在信息之中;在网络的影响下,人类社会将告别野蛮,进入一个和平、民主的美好世界,实现盖茨欢呼的“没有摩擦的资本主义”。

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这种新技术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于是,有人开始尝试换一种

角度,用冷静客观的目光重新审视互联网,努力将一个完整的互联网呈现给大家。美国学者丹·希勒所著《数字资本主义》就是这种新探索的结果。

丹·希勒现为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学教授。1978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学博士学位。作为一位传播历史学家,丹·希勒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于电信史以及市场制度下文化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主要著述有《客观性与新闻:大众与商业新闻业的兴起》(1981)、《电信息通信与政府》(1982年)、《传播理论化:历史猜想》(1996年)以及本书《数字资本主义》(1999年)。此外,丹·希勒还经常在《外交世界》等报刊用英文和法文发表学术文章。

那么,《数字资本主义》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数字资本主义》针对信息技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巨大影响作了详尽的经验阐述。在丹·希勒看来,所谓数字资本主义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信息网络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与规模渗透到资本主义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与动力。

全书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章和第二章追述了互联网技术的起源与发展。作者认为,电信网络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工商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规模以及扩展业务范围的要求。在它们的游说与强烈呼吁下,美国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消除电信管制,制定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电信政策。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出台了